

李微漪 著

重返狼群

第二部

「狼图腾」作者姜戎惊叹的生死之书
与狼子格林两次目送间悲鸣多少狼魂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重返狼群

第二部



李微漪 著

天地狼心，道是无情却有情
从城市到荒野
人与狼传奇的“格林童话”
终走到残酷的结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狼群. 第2部 / 李微漪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54-7945-7

I. ①重…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2450号

重返狼群. 第2部

李微漪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特约编辑 | 龚长泉

责任编辑 | 张维

装帧设计 | 郭璐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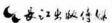
媒体运营 | 银铃 刘冲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0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张 | 22.5

版次 | 2015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428千字

印数 | 56000册

插图 | 67幅

定价 | 39.80元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我们能救一匹狼的命，
我们能改变狼的命运吗？

感谢姜戎老师在我们重返草原期间
给予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档案编号：001



姓名：格林 Green

① 性别：男 ♂

② 国籍：中国

③ 种族：中国草原灰狼

④ 出生地：中国.四川.若尔盖大草原

⑤ 出生日期：2010年4月

⑥ 重返狼群日期：2011年2月2日 农历除夕

⑦ 生存技能：抓鱼、猎兔、逮獭子

⑧ 特征：

1、右前爪缺一脚趾（小时候被高跟鞋踩断）

2、前额有天眼（鏖战时撞铁笼子留下的疤痕）

3、会唱歌，着急时口音略带犬吠

档案说明：一只从城市走向荒野的狼。



目 录

- 01 | 格林被抓了!001
- 02 | 狼的剩宴!012
- 03 | 救狼019
- 04 | 狼山之巅027
- 05 | 动物园里的新狼036
- 06 | 对面山上的影子040
- 07 | 天赐良驹051
- 08 | 一张羊皮引发的“血案”060
- 09 | 平原狼窝067
- 10 | 必须赶在盗猎者前面080
- 11 | 奇怪的压痕092
- 12 | 山神、狼与鹿100
- 13 | 将计就计105



- 14 | 谁干的!111
- 15 | 大山的精灵119
- 16 | 盗猎者来了, 你得离开这儿129
- 17 | 劫难143
- 18 | 福仔和小不点152
- 19 | 小邦客和小萝卜163
- 20 | 护崽的母狼——辣妈173
- 21 | 辣妈教子183
- 22 | 与狼为邻195
- 23 | 人祸天灾204
- 24 | 老阿爸的担忧217
- 25 | 狼, 调皮得很!224
- 26 | 追踪打鱼狼232

27		口蹄疫席卷整个草原	243
28		又发现一只小狼	251
29		深夜来了一匹大狼!	261
30		十月, 鹤之殇	267
31		坏人, 好人	276
32		“邦客图腾! 狼来了!”	282
33		四狼探母?	292
34		我们来得太晚太晚了	300
35		“狼群吃了一个人!”	310
36		谁动了我们的狼雕?	317
37		狼子归来	324
38		格林, 我想抱抱你	334



01

格林被抓了！



格林，真的是你吗？是否在某个雨后，踏着泥泞，你也回来过？你是不是在推开门的一刹那，也像妈妈一样，想大哭一场？



“格林！格林……是你吗？”我用电筒照着前方雪地上隆起的一团黑影，轻喊了两声。

狼影应声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积雪，脖子上的铁链哗啦作响。夜色中，这匹狼被拴在特警部队靠近路边的铁栏杆围墙外，一双绿眼睛怯怯地盯着我们的电筒光。他埋头竖耳，努力收缩瞳孔，想看清楚灯光背后的人。他旁边相隔四五米的地方还拴着两只大藏獒，冲着我们的电筒光狂吠，挣着铁链扑咬。

亦风沉声道：“格林还在就行，先别惊动部队里面的人，咱们天亮再来。”

我深知夜晚藏獒的厉害，关掉电筒，悄悄离开。

现在是2013年1月25日深夜，还有十四天就过年了。若尔盖草原下着大雪，街边行道树上的雪越积越沉，压得一些枝条几乎垂到地面上。县城里很冷清，只有一家宾馆还挂着营业的牌子，我们成了这家宾馆仅有的房客。

我捧着一杯热水坐在窗前，隙开一条窗缝，吹着雪风，尽量让自己焦虑的情绪冷静下来，我得想办法救回格林。

这让人放心不下的狼儿子，自从2011年2月2日回归狼群到现在，他离开我们有七百多天了，这七百多个日夜，我没有一天不想他。

格林小时候的照片、我们在一起的影像、留着牙痕的电视遥控板、踩着小爪印的画……我珍藏着每一件我所能记住的东西，仿佛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间带走。

我们和格林散步的郊外空地上修起了一座座高楼，绿化带变成了停车场，楼顶天台立满了广告牌……我也常常像这样呆坐在城市的窗边，用格林的视角看着外面的变化。回忆慢慢旧了，只有这城市新得越来越陌生。

我将格林的故事写成《重返狼群》，让更多的人记住这只小狼，让更多的眼睛关注中国狼的生存。人们最牵挂的就是格林现在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每当人们问起，我的心就紧缩在一起，我很怕，怕突然有一天传来格林被捕杀的消息，甚至夜里都会梦见格林饥寒交迫地哀嚎。多少次我想去找他，可是又怕好不容易放归的小狼有了“亲人”的召唤会遭到狼群的排斥。我更怕的是，再也找不到他了……

今天早上我和亦风还在成都。我照常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却突然看到微博中弹出一位读者的紧急留言：“微漪，我刚从若尔盖草原旅游回来，格林已经被抓住了，被人用铁链拴在特警部队门口卖呢！”

我脑袋里一阵轰鸣，有那么一瞬间根本看不清屏幕上的字。格林从小被人抚养长大，他对人没什么戒心，自从我们将他放归草原以后，我日夜悬心他会被人抓住，没想到长久以来的噩梦终究成真了。我心急火燎地叫上亦风，立刻开车赶回若尔盖！

赶到若尔盖草原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我们摸黑找到了读者所说的特警部队，下车绕着部队铁栏杆围墙搜寻，在离部队大门不远处的墙根儿下，果然发现了被拴的狼。

虽然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但是我喊“格林”的时候，那狼确实站了起来，似乎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他可能认出我们了吧。我越想越心寒——格林怎么又落单了？难道他熬不过这个冬天，到人类的地盘来找食被抓住了？又或许，那些人看见格林不怕人就把他给诱捕了？

“糟！”我心一紧，“特警部队是执法部门，难道格林闯祸了？他伤人了吗？”

“不会。这又不是人犯了法蹲大狱，况且格林的性格我们太了解了，他不可能伤人。狼如果真伤了人，肯定早就被打死了，怎么可能还拿来卖呢？”亦风说。

我逐字咀嚼网友的留言，不对味儿：“执法部门肯定不会卖野生动物……网友是不是说错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甭管什么情况，咱们最担心的是格林死了。现在他虽然被抓住，但总算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总有办法救他出来。有这么一次被抓的经历，下次他会学聪明点儿。”

天刚亮，我们就把车开到离特警部队围墙最近的路边，两只藏獒还在，格林却不见了，只有一截铁链拖在墙根前的雪地上。我们的心凉了半截，难道昨夜惊动了里面的人，这么快就把格林弄走了？

“格林！格林！”我们摇下车窗喊了几声，没动静。

我不死心，下车走近一点，双手拢着嘴：“嗷——啾——”

墙根前的雪堆拱动了两下，格林披着一身的积雪站了起来，盯着我看。他在！躲在雪窝子里了！我的心快蹦出胸腔了：“格林，别怕，妈妈来了。”我边说边死盯着狂吠的藏獒，小心翼翼地绕过去，余光瞄见格林紧张地蹙了蹙爪子，尾巴夹在肚子下面。

快要靠近了，我喉咙里呜呜呼唤着。这声音狼儿再熟悉不过了。格林绷直了铁链，使劲探过头来嗅闻。我急忙伸手过去，一把抱住雪娃娃般的格林，拨开他头顶的积雪……咦，额头上没有疤痕！再捧起狼脸一看，生疏的目光！他不是格林！我“哎呀”一声撒手后退，“心跳”霎时转为“心惊肉跳”！格林被捕的消息先入为主，我靠近



这狼时光顾着提防藏獒，也没细看，竟然冒冒失失地抱住了一匹陌生狼！

再看那匹狼，他比我还紧张，抖抖身上的雪，夹紧尾巴，耳朵直贴到了脑袋后面。他脖子上勒着一个系着死扣的皮项圈，紧得几乎嵌进肉里，颈间一圈皮毛早已被磨得光秃秃的，喉部的毛团裹着暗红的瘀血粘在项圈上，他显然被人拴了很久了。他试探着嗅我的味道，伸出舌头使劲舔我的手背，丝丝哑声伴随着铁链勒喉的咳喘。虽然是不同的眼睛，不同的狼，但那亲近人的表情，还有祈求抚触的呜呜声和格林小时候太像了。他怎么会被拴在这里？我揪着心本能地伸过手去，任他把手指叼含在嘴里轻轻咬着，只盼他别再挣扎，别再让那项圈更深地勒进喉头……

暖暖的狼吻是多么久违的感觉啊。我仔细看这匹狼：他牙口很轻，不到两岁，可能因为他长期被拴养营养不良，瘦得像一道闪电；虽然早已成年了，可是他的身形却只有格林八个月时的大小。抚摸狼背，长长的狼鬃掩盖之下，他的脊梁像斧片一样刺手。他那么干瘦，我甚至可以隔着皮毛把拳头伸进他的两片肩胛骨之间。我记起包里有读者送给格林的奶糖，摸出一把剥给他。

“女娃儿胆子够大嘛，他居然不咬你。”部队大院里，四五个穿特警制服的人被藏獒的吠叫引了出来，“这狼你要不要？卖给你。”

真的要卖啊？我惊诧地看了看那几个人，又下意识地望了一眼特警部队的门头。

“这狼哪儿来的，怎么会拿出来卖？你……是警……？！”我死盯着卖狼人胸前的警号。

有个人听出我语气不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亦风连忙接话：“我们是来旅游的，听说这里有狼要卖，过来问问。”

感觉是买主，对方一乐，大大方方地说：“就是这只狼，你们给多少钱？”

亦风反问道：“你要多少钱？”

特警笑了。“前几天有人出价一万五，我还在考虑。你瞧这狼皮，少说也值七八千，齐脖子这点儿坏皮不要了就是。”他用手掌在狼脖根处做了个切割动作，又伸手捏起狼下巴，像展示牲畜一样掰开牙口，“你看这狼牙多完整，我们喂的全是剩饭剩水，没嚼过骨头，一点磨损都没有，四颗獠牙也得值两三千。这个狼舌头，没死以前把它挖出来，是最好的哮喘药。狼肉补气壮胆，狼骨狼髌是辟邪的……诚心价，两万！你拿走。”

狼挣脱嘴巴往我腿边躲，抖得狼鬃都竖了起来，他或许听不懂这些人说的话，但肯定明白他会发生什么事。

我忍不住说：“狼是保护动物，贩卖野生动物违法你知道吗？”

“你跟我们讲法？”特警笑了，“少扯这些闲话，要买就买，不买走人。”

一句话就把我呛了回去。亦风把我拉到身后，跟那几个特警递烟打着圆场，探听狼的来历。特警只说这狼是从小拴养大的，其余的便不再多说。亦风只得作罢：“这

样吧，狼先别卖，我们商量商量明天再来。这个项圈能不能放松一点？”

“不能松！开玩笑，这是狼！他只要抓住一丁点机会都会挣脱逃跑！”

虽然这只狼不是格林，但是爱狼敬狼的人哪能看着狼任人宰割。当初我们送一只小狼回归狼群何其艰难，甚至连命都舍得豁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如今草原上的狼死一只就少一只。这只狼必须救！

我和亦风商量再三，我们不能买狼，一旦买了，卖狼有利可图的消息传开，就会有更多人去抓狼掏狼崽，更助长了盗猎贩卖之风。这事儿得找部队领导，毕竟这是特警在政府部门门口卖狼，知法犯法的事当领导的不可能不管。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来到特警部队围墙外，确认藏獒已拴好，才小心地靠近狼。狼冲我们友好地摇着尾巴，鼻头微微耸动。我摸摸他的头，刚把奶糖和肉块掏出来，原本温驯的狼突然人立起来，獠牙毕露，一双前爪劈头盖脸朝我抓来！亦风“哎呀”惊叫一声，迅速把我拉开。“呼”的风声过去，狼爪从我脸前挥下，一爪子就把我手里的肉打落。狼猛扑上来抢肉，“哗啦”一声，铁链绷紧，狼眼看着肉掉在了地上。

“快让开！他闻到肉味儿了！”亦风急喊。

我跟踉退后，伸手摸脸，有点热辣辣的，还好没抓破，两人惊魂难定。

那狼不顾铁链勒喉，一遍一遍地飞身扑来，但离地上的肉块总是差着那么一点儿，够不着。狼被勒得嘶声哑叫，狼牙咬得咔嚓爆响，眼珠子瞪出了眼窝，红得几乎炸出血来！

他没见过肉？！我哪敢再伸手，忙捡了一根木棍把肉挑过去。狼一口咬断木棍，像驱逐了一个竞争对手。他快速抢过肉叼到墙角，用爪子护住，龇牙环顾，低声咆哮着警告周围的竞争者。直到我们缓缓退到让他安心的距离，狼才收起了凶相，挪开狼爪，舔掉肉上的泥土，深深嗅闻着，像审视至宝。他平息气喘，迸出两声沙哑的咳嗽，埋头把脖子上的项圈略微抖松一点。他并没有立刻狼吞虎咽，反而看着眼前的肉发呆。好一会儿他虔诚地闭上了眼睛，侧头趴上半身，用脖子在肉上摩挲着，打个滚，起身抖抖毛，换另一侧身子，再滚……

我不忍看下去，这动作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小格林第一次找到囫囵个儿的死羊羔时也是这样顶礼膜拜。格林算幸运的，而这只已然成年的狼却只能在铁链的束缚下，对这巴掌大的一小块肉举行那属于狼的古老的仪式。尽管他和格林一样从小远离了狼群，但他们的记忆深处都烙印了这份狼族的传统。

直到“食祭”进行完毕，他才嚼着肉块艰难地往紧勒项圈的喉咙里吞。看着狼喉咙里肉块的鼓包挤过皮项圈，我和亦风也不由自主地咬牙梗着脖子，似乎能帮他嚼帮他咽。吞完肉，狼又把散落一地的奶糖也找来吃得干干净净，这才凑过来用爪子搭在我的膝盖上，委屈地舔着我们的手。我蹲下时，他又用湿鼻子嗅嗅我脸颊上差点被他抓伤的地方。我和他碰了碰鼻子，狼见了肉本该如此，怎么会怪你呢。亦风托起狼



爪，那本应锐利的爪尖已经在水泥地上磨秃了。狼啊，再忍一忍，我们等会儿就找人放你回家。

藏区冬季大多上班很晚。临近中午，部队里渐渐有了几个人走动。我们刚走到特警部队门口，就被端着枪的警卫拦了下来，别说是找部队领导了，门都不让进。我跟围上来的特警据理力争要求放狼，反而被说成是要闹事儿。双方越说越僵，亦风连拉带劝把我拽回车上：“不进去就不进去吧，这是部队，别硬闯！我们在门口等，总能等到领导出来。”

主意一定，每天都去围墙外看那只狼，把肉割成方便吞咽的小块给他。然后静静等在部队附近，然而三天过去了，没等到一个管事儿的人。临近春节，都放假了。

等到第四天，我俩心情很烦闷。越是看着那只狼越是挂念格林。突然很想重回故地，去狼山狼洞狼渡滩看看。好久没回去过了，不知道格林还在不在那一带。

走在狼渡滩中，我们曾经和格林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到处洒满了回忆。

下车步行一个多小时，两人一直沉默无语，刚翻过狼山前的小山包，亦风就惊呼起来。我抬头一看——山腰上一个小黑点，那不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小房子吗？可是一年前我们回来那次，分明看见小屋已经被强风掀垮，我俩还在废墟边伤感了好久，这会儿怎么……我摘下墨镜细看，白雪中那小房子竟然像一个梦境一样依然立在山腰上，仿佛它一直就在那里等待着迟归的主人。

我们快步奔向山腰的小屋。小屋被修缮过了，加了几道木头的梁柱，屋顶的玻纤瓦也被理顺盖好，还压上了石块防风。垒墙的砖头有新有旧，东北面的老墙还是原来的，西面的新墙将房屋面积扩宽了一米多。门窗也是从前的，依稀可见格林当初挠门的抓痕。窗户被屋里堆放的杂物遮挡住了，门是半掩着的，我隔着一掌宽的门缝向内张望，屋里暗沉沉的，布满蛛丝，散发出一股尘土气息，显然很久没人住了。微风穿过门楣缝隙，吹出柔和的呜呜声，仿佛是格林幼年时，我对他轻声哼唱的安眠曲。我的眼眶泛潮，屏住呼吸缓缓推开屋门，“吱——呀——”多么熟悉的声音……阳光射进了屋子，被惊醒的微尘在光线中飞舞，尘埃落处，我们用过的炉子、床垫、水壶、牛粪筐都在，甚至我们以前从狼山下捡回来的牛头骨也靠在门边。环顾一圈，处处都浮动格林和我们的影子，满屋往事仿佛聚成旋涡，顷刻间将我卷入了时间的深处。

还是那扇窗——记得那年沙尘暴遮天蔽日，我就坐在这窗前，用狼绒毛和草棍儿做成的“棉签”帮格林掏鼻孔里的黄沙，亦风给我们点蜡烛照亮，笑问：“《西游记》里写的黄袍怪八成儿就是唐僧他们遇到沙尘暴了吧？”

每当狂风暴雪无法外出觅食时，格林和我就趴在这窗前，饿着肚子苦等天晴。

严冬的高原上，如果吃不到肉，就连喘气的力量都没有。我还记得我和亦风忍不住偷吃了格林藏在雪窝子里的兔子以后，也是亏心地躲在这扇窗下，几天后却看见

格林又在雪窝里再次为我们埋下他猎捕回来的兔子，当格林抬起头望向小屋，狼鼻梁上缀满了积雪，我永远忘不了格林向窗子里投来的深沉目光。

还是那个牛粪筐——当年亦风出门捡牛粪的时候，跟在旁边的格林也有样学样地叼了一块石头扔进筐里。亦风把石头拣出来扔了，格林就把整筐牛粪给掀了。

还是那个床垫——冬夜里我们三个挤在一起睡觉，格林就在我耳朵边上打呼噜。

还是那个铁炉子——那年冬天，几天猎不到食的格林饿得啃草根，吐泥浆。幸亏我入冬前捡到一只冻死的野鸭，一直为格林存着。于是我烧旺炉火，煮水解冻鸭肉。饿极了的格林闻到肉香，站在炉子上，直接从开水锅里捞肉吃；搅出的水花溅在铁炉子上，滋滋冒白烟。“你不怕烫啊？”我吓了一跳，心想难道不烫？伸手一摸铁炉子，却把我烫得吱哇乱叫，我那时可佩服格林了，狼爪竟然这么耐烫。亦风笑说：“他练过铁砂掌……”

那些苦中作乐的日子，那些在煎熬中期盼的岁月，共同度过的一幕幕都封存在这小屋内，我想着想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已然泪流满面。

亦风的眼圈也是红红的。“我们和格林在这里住了大半年啊，现在想起来却像上辈子的事一样……”他拾起门边的牛头骨摩挲着，“这还是当年狼群打围牦牛以后，我捡回来的呢。不知道那群狼还在不在……”

看着亦风把牛头骨放回门边，我的目光却定格在屋门上，我推开亦风细看，门上有两三个带着泥巴的淡淡爪痕，从屋门中间半人高处往下拖擦了有一尺多长，似乎是犬科动物人立起来推门的痕迹。

亦风比量着爪印，有些小激动：“是狼爪印还是狗爪印？”

两人的心都怦怦跳出了声，我们都希望是第一个答案。

“狼爪印！”我一厢情愿地跟着心跳的节奏选择了答案，其实这风蚀多日的模糊爪痕是根本无法辨别的。

“那肯定是格林，他也回来过。”亦风比我更主观。但这回答却猛然触动了我的心弦。

格林，真的是你吗？是否在某个雨后，踏着泥泞，你也回来过？你是不是在推开门的一刹那，也像妈妈一样，想大哭一场？

我越想越激动，端起牛粪筐就往屋外跑：“捡牛粪，生火，我们回家了！小屋有了烟火，格林会看见我们的。”

亦风一把拉住我，顾忌地摇着头：“谁又把它重修起来的啊？只怕格林还没来，牧民就先来了。”

当头冷水……是啊，小屋已经有了新主人，我们只是过客。我失落地放下牛粪筐，眼前的小屋既亲切又陌生，透着几分物是人非的凄清……

离开了小屋，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草原上流浪，仿佛只有把身体奔波得很疲惫才